

消失的水缸

水缸是故乡旧物。我曾在江南旧闻中写过《水缸里的童年》。旧时故乡农村,农家每家每户,都有大小不同的几口缸。并非所有能盛水的水缸都叫水缸,在农村,只有用来装水的缸,才独享水缸之名。比如我家,早年大小不同称之为缸的,有水缸、酒缸、猪食缸、腌菜缸等等。说是旧物,是如今已不复存在或者功用不再的东西。灶间的水缸是江南农家家里最早消失的缸。而后是大小猪食缸——小猪食缸就是泔水缸,用来装要倒掉的剩饭剩菜剩汤的;大猪食缸,通常是家里的大缸,用来装切碎的的山芋藤南瓜藤猪草等,还要加水浸沤,小时候玩捉迷藏,夏天有时会跳进这缸里,脑袋上顶着各种新切碎的藤草。旧时也有传说,说有人遭遇追捕,躲水缸里,我觉得灶间的水缸很容易被发现的,倒是大猪食缸适合。大猪食缸在猪饲料丰富后就没了。不再养猪后,泔水缸也消失了。如今我家里只剩下腊月用来做米酒的酒缸和腌菜用的菜缸。拆迁之后,这两种缸恐也将在未来新的家里再无容身之地。

水缸曾是传统江南农家必备之物。普通农家,水缸通常摆放在灶间且多在灶台正面的里角,大小根据灶台前的空间而定,当然也会考虑费用——水缸大花费的钱多,一般人家都会量力而行;当然,人口多的人家的水缸也大,因为用水量大。我家那时的水缸不小,因为家里人多。储备日常用水,是水缸的第一大功用。

水缸上方,通常用一块木板盖住水缸的三分之一到一半,不是为了防尘,而是为了充分利用空间——木板上通常会搁上一顶竹棚,用竹子做的传统橱柜,用来存放碗碟剩菜咸菜一类,竹棚边上还挂着一个放筷子的东西。有条件讲究的人家,则会做一个圆形的平盖,分成两半,一半常年盖着,搁竹棚或碗碟;另一半平常盖着防尘,用时可以取下。灶台上的井罐上(井罐是安置在灶台上的一种存水装置,借做饭烟热其中的水,水不开,只能温,但冬日洗脸足够)通常叠放着舀水用的大小铜勺,用来舀粥舀水;而水缸里,或者水缸盖上,则会放一把木制拗斗,比大铜勺大,过去用来舀水的,是灶间最大的舀水工具。旧时做饭熬粥时舀水,通常用的都是拗斗。这些都是水缸也是灶间的配套。

夏天的时候,灶间的水缸还可以起到土制冰箱的作用。我们水缸里的水,都是井水,夏天冰凉,即使储存在水缸,水缸也在阴凉处,加上用水多,地上平常都是湿漉漉的,所以,水缸周围的温度会比其他地方略低,对于竹棚里剩菜的保存有帮助。当然,夏天的水缸里,偶尔也会浸泡有大人买回来的西瓜,以及自家的香瓜等,水缸里的水,这个时候起的是冰镇的作用。后来水并取代了水缸。直到今天,夏天我家水井仍会用来冰西瓜香瓜葡萄等。

水缸的第二大功用,则是防火。旧时的房子,用木材比较多,家里储存的易燃物也多,比如用作燃料的草料。灶间是最容易失火的地方,灶膛里的余烬里若有火星,很容易失火。水缸就在灶间,一旦失火,救援用水方便。实际上就是个传统的灭火器。去故宫或者传统江南园林旅游,通常会见到一些讲究的大缸,铜缸陶瓷缸都有,其实最初都是用来储水防火用。

所以说普通人家水缸都在灶间,是因为旧时还有人家,明堂院子里也有水缸,接雨水养金鱼睡莲铜钱草等,一为景观雅趣,二为储水防火。我家前两年院里也有一口,养着铜钱草,倒不是为了好看而已。

因为需要防火,家里灶间的水缸一年四季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满的或半满的,就怕万一失火,水缸里没水,措手不及。但是,旧时三九严寒天,灶间的水,每天晚上都要出空,水缸还要用稻草包扎一圈。因为旧时三九严寒,故乡也是天寒地冻的,虽然灶间最是暖和,但仍敌不住自然之冷,水缸要是不用稻草包扎,水要是不出清,一旦结冰,水缸就很容易破裂。要挣买一口水缸的钱,可比每天挑水出清不知要辛苦多少。

我们家用的水缸,都是宜兴的陶瓷缸。父亲说是宜兴人摇船顺着永安河来到本地,然后转村贩卖的,一如当年的宜兴萝卜西瓜。宜兴作家黑陶兄的父亲开过窑,也造过陶瓷大缸:“盪河,父亲和母亲的日常劳动都和这条河流有关。每天黎明,做驳运工的父亲,都要将刚刚出窑的陶器挑上或滚上巨大的木头驳船,然后和工友们一道,摇船将窑货送至丁蜀镇区的陶瓷批发站。”(《黑陶·泥与焰》)到了丁蜀镇陶瓷批发站的那些粗制陶缸大瓷缸,相当一部分由永安河卖到了我故乡。

一些地方缺水,或水质不好,还会接雨水沉淀或加碱后用来烧菜做饭;也有地方没水井,用河水沉淀后家用,都得依赖水缸存储。不过,我们村有一口老井——我父亲也不知道这口井打于何时,用的都是井水。井水比河水和雨水水质要好得多,放在水缸沉淀后更好。水缸的另一伴儿,就是水桶,用来到井上挑水用。当我们开始能够用吊桶在井里打水的时候,家里水缸里挑水的任务,就开始由我和弟弟负责了。那个时候,水桶担在我们兄弟的肩上,才刚离开地面,两人扛一桶水,磕磕绊绊,晃荡着到家,也就剩大半桶了。两人再抬起水桶往水缸里倒,又会洒掉不少。后来年龄稍大,就变成了兄弟俩轮流挑水。《少林寺》播出后,我们都学过远抡着水桶的样,从半桶到满桶,由着我们自己折腾。

旧时住平房,灶间也有明瓦,用以采光,但明瓦很小。过去听彝族歌手保保唱《水缸里的月亮》“水汪汪,白晃晃/水缸里面躲着一个俏月亮……”我想,大概彝家的水缸也是在院子里的,月夜能看见水缸里的月亮。我们灶间虽有明瓦,但水缸里是看不见月亮的。

但是,我们小时候会在水缸里养鱼,养鲫鱼,小昂公,甚至泥鳅,尤其像我们捉鱼人家。小鱼主要吃不小心掉进去的米粒饭粒,有时也会悄悄扔几粒米进去,鱼虽然会吃掉这些东西,但鱼也会有黏液,水缸快见底时的水,就不太干净了,而且缸底容易黏糊糊。

常州译人 / 戎佩珏 戎林海

恽铁樵:与林纾齐名的常州翻译家

恽铁樵(1878-1935)是常州西夏墅人,名树珏,字铁樵,别名冷风、药盒等等。弱冠时期在家乡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,古文基础坚实;1903年入上海南洋公学(今上海交大前身)攻读英语专业;1906年毕业,先后在长沙、上海任教;1911年,经人介绍入商务印书馆,任编译所编译员;1912年任《小说月报》主编;1920年6月离开商务印书馆,弃文从医。1935年7月病逝。

恽铁樵的翻译始于1910年。1910-1911年间,他模仿当时坊间非常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的笔法,以章回体小说形式翻译了《豆蔻葩》等三部长篇通俗(言情)小说,发表在《小说时报》上,赢得读者的追捧。他的翻译作品主要有:言情小说如《豆蔻葩》《黑衣娘》等5部;军事小说如《沙场归梦》《吾血沸矣》等6部;社会冒险小说如《冰洋双鲤》《金钱与爱情》《女侠》等10部;散文游记如《印度婚嫁志异》《佛罗列达横海铁道记》等5部;科学类小说如《催眠术》《说梦》等多种。

恽铁樵翻译言情小说,其目的是“借他山之石以攻玉”,以拓展读者视野,增加新知,宣传改良思想,推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。他说:“彼邦有男女交际可言,吾国无之,彼以自由结婚为法,我国尚在新旧嬗蜕之时……欧洲言情小说,取之社会而有余,我国言情小说,搜求枯稿而不足。”且“恒竹满纸,不可救药”。他在翻译军事小说《献身君国篇后书》中说:“时至今日,我国对症之药,惟普及教育及军国主义乎……一日与欧洲兵相遇于疆场,我敢誓言必不胆怯,然而不免免热。”其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,恽铁樵欲借翻译军事小说来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坚强斗志,体现了他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所秉持的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恽铁樵主张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,不能有任何的出入。在翻译《西学东渐》时,他指出:“此书悉照原本意思,不敢稍有出入,致失真相。”

恽铁樵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翻译家、出版家和文学家。他的翻译与林纾(林琴南)齐名,在中国翻译历史长河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年节趣话 / 肖声

正月十六过大年



自然环境秀丽,空气清新湿润且负离子含量浓郁,很适宜老年人养老。

海南儋州市有个白马井镇,就是正月十六过大年。这一古老习俗沿袭至今,花样翻新,还越闹越欢腾。我要不是八年前一不小心成了“百万候鸟飞海南”的一分子,每年来自白马井的中视金海湾小区越冬,也不可能品尝到这与众不同的年味。白马井镇位于海南儋州市西北沿海的一个犄角上。天生的昏晃犄角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气候浪漫,铸就了该镇沧浪奇甸的历史和迷离独特的民风习俗。相传早在西汉时期,汉武帝曾任命路博德为伏波将军,出兵征讨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南越九郡,到了东汉年代,伏波将军马援奉命第二次跨海“开琼”,他的部队在白马井这儿登岸后,正值酷暑盛夏,骄阳似火,人鸟均焦渴难耐,一时找不到淡水源,军中出现了中暑晕厥现象,没曾想,马援心爱的坐骑白马却乘人不备,悄悄跑到一处低洼的沙滩,用蹄子刨出一汪清亮的泉水来;将士们争相掬饮,竟甘甜无比。当地百姓此后便于此处建成一口水井,至今泉水未曾枯竭。白马井的地名由此而来。而白马刨出涌泉的古迹,虽经沧桑离乱而破败不堪,总算还在。八年来,我曾数度到彼瞻仰。

大家都知道,有一种说法,离海过近的海景房,宜游不宜住。因为它太潮湿。然而,白马井这块宝地很特殊。因为太靠近海,却不够潮湿。奥秘有二。其一,它虽属海滨,下雨却不多,十天八天才飘点像雨又像雾的蒙蒙细雨。据当地原住民介绍,中雨或大雨只有台风季节才会光顾。其二,白马井地处海南西北边陲的儋州湾,海拔8.3米。海南这个岛屿,四季常刮南风或东南风;由于岛中心有座海拔近2000米的五指山脉,饱含水汽的海风从三亚陵水一带上岸后,受五指山脉阻挡和山林吸收,水汽就大减,又经过黎母岭和全岛大气层的过滤,到了白马井这里,不仅风力渐弱,湿度也被消磨过半了。生活在这里,最优莫过于

流年碎影 / 杨生霞

正月往事



把大峨堡和湟水河装进照片,远嫁常州。

于在南方办不办酒席,她说,反正离得远,北方的亲戚也不会去,就不管了。母亲以最大限度不给我选定的女婿添麻烦,她说只要男孩子好,其他你们以后努力去创造,日子比树叶多,慢慢来。

那一年的正月初六,少有的温暖柔和。婚期是母亲选定的,她写信“三”“六”“九”是好数字,其中“六”是唯一可单可双的数字,就订“初六”吧,六六顺,顺了什么都好。到了那一天,果然天气好得很,很顺。因为男方家在江苏,亲戚们也只能吃娘家的酒席,特殊情况特殊对待,纯朴的大西北人只有开心,我们的姑娘去了好地方,没有不开心的道理。因为穿新衣,我和母亲争执起来。母亲坚持用里里外外的红色来包裹我,我却一定要穿一件白色的高领毛衣作打底,以衬托外面的红衣更有层次感。母亲最终让步了,嘴里讷讷说,要漂亮做什么?新娘是要扮丑的,古代是用锅底灰涂了脸就应像他一样。也因此,我当年的择偶标准,络腮胡压倒了一切,本科毕业的他,成了我的首选。上世纪90年代,戒指都没有,就愿意和他浪迹天涯,共赴未来。

那个正月初六,就在大院里请来厨子做了西北的娃娃宴酒席,以此让众人知道杨家的姑娘嫁人了,这是母亲在得知我谈恋爱后唯一要求的。至在准备回常州的前一天,带着相

创根究底的职业习惯,督促我不仅东问西问,还找来《儋县志》和《儋州风物》两本史料进行反复查询,终于搞清了白马井正月十六过大年的古老风俗。

正月初六这一天,整个白马井镇热闹非凡。首先是各家各户大人小孩要大团圆(包括已出嫁的女儿女婿也得回来团聚),家长就得亮出家里全部好吃的家底,端上餐桌,阖家团聚,围坐桌旁,共吃团圆饭。全家人既是享受满桌的佳肴盛饕,也是享受一年之内难得的大团圆快乐气氛。有些家庭的团圆饭十分讲究,但总少不了两样美味。一是鱼,象征吉庆有余;二是萝卜,俗称菜头,祝愿全年有好彩头。

其次,是亲戚朋友街坊邻里之间的大拜年活动。其实,从大年初一到十五,天天都可拜年。但白马井人认为,

那都不算数,必须等到正月十六这天的拜年才算正式拜年。这一天内,娶妇将雏的家主,结伙成群的亲朋,走村串坊,川流不息,到处充盈着拜年的人流,满街洋溢着欢乐的氛围。其隆重热烈的程度,超过新年以来的任何一天。拜年的礼数,长辈们少不了要准备好充足的压岁包。如此循环往复,一拜就是小半天。

等到这一天的傍晚,涌泉大街和幸福路一带,就更热闹了。几乎全镇的男女老幼倾巢而出,喜气洋洋地赶到这里来闹元宵。所谓闹元宵,就是地方特色鲜明的文化娱乐活动。以往,有调龙灯、妆台角、迎神等传统文化活动。改革开放以后,又增加了球类比赛和文艺游园等现代文化活动。调龙灯,也称舞龙。这儿的龙分为青龙和黄龙各两对,四条巨龙挥舞起来,鞭炮齐鸣,浓烟滚滚,鳞甲翘动,真有腾龙祥云之气概。加之龙前的引龙擎珠逗乐丑角和龙后一群戴鬼脸壳的丑卒追闹,伴着打击乐和唢呐声,突现飞龙走兽之景象,那场面,煞为壮观。所谓妆台角,就是选拔一些俊男靓女,女的装扮成我国古代的四大美女,男的扮成脚踏风火轮的哪吒,或到西天取经的唐僧,扮成猪八戒,有的踩高跷,跟着乐队的乐曲声,飘飘荡荡,扭扭摆摆,招摇过市,引得人们阵阵欢笑。而“迎神”活动,则是迎接伏波将军、冼英洪太夫人、财神爷、关老爷等喜神。其中的伏波将军,按说应迎到白马井的马援,但不知怎么,他们迎的反而是西汉时期的路博德。其间有啥奥秘,现今的白马井人,谁也说清楚。还有一尊“神像”,居然是毛主席,令我甚感惊奇:毛主席也成“神”了。

如此隆重的闹元宵活动,一般从傍晚七八点钟开始,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和五光十色的礼花,一直闹腾至深夜方止。我出于好奇,亦曾亲历过一次。因怕走路太累,我想骑着三轮电动车去,可车开到中八路附近就开不动了,摩肩接踵的人海,我怎么可能穿得过去?于是只好下车步行。步行也得十二分地小心,弄不好会被从天而降的鞭炮烟花烫伤,或者被卷进人海挤不出来。为安全计,我仅在幸福路上看了半程不到,就倒退回来了。只能在手机上看看网友们拍给我的照片和视频,倒也饱了眼福。

心香一瓣 / 张培中

记忆中的桥

记忆中的桥,形态各异,且记录着不一样的往事。

儿时随母亲去芙蓉刘家村外婆家,最难忘的是村前小河上木板架的小桥,走上去晃悠悠悠,母亲总是边上不断地叮咛:当心,当心!恍然间,外婆离开我们已有30多年了,母亲离开也有15年啦。岁月蹉跎,每当独处静思之时,无尽的思念瞬间弥漫,泪水止不住模糊了双眼。

回想小小少年时家门口大河上的水泥预制拱桥,那算是村里最高最宽的一座桥了。盛夏时节,傍晚时分,这桥就是我和小伙伴们“摸冬瓜”(意即跳水)的绝佳之处。入夜后这桥还是乘凉的好地方,村上能侃之人讲的诸如牛郎织女的故事总能吸引一大帮小孩子倾听。

故乡村子的西北山坳有条人工开凿的山沟,那是为了让山北的洪水排泄至山南的大河之中而开凿。开凿的年代无从考究,但此处叫虎龙浜的地方,自我上小学时就知道架设在上面的木桥叫“洋桥”,听父亲说过,这桥为日本人所造。上世纪40年代正是日军侵占苏南之时,我家祖屋被鬼子占用,地上还被挖坑生火取暖。这么说来此桥称作“洋桥”也就不足为怪了。以前桥两边饰有精美的栏杆,年久失修,至上世纪70年代,桥面铺设的木板破损已很严重。及至有一年傍晚,我婶婶赶着生产队的唯一一头水牛经过此桥,牛居然失足跌落几米深的沟底,挣扎几下即断了气。放学后正在附近割草的我听到叫喊声飞速赶去,当时婶婶蹲在水牛边上号啕大哭的情景我依稀记得。马上赶到的生产队长临时决定,外请解牛屠夫把牛剥皮后分割,队里每家每户分到一点牛肉,我也是平生第一次品尝到了牛肉的滋味。

岁月匆匆,踏入青年时期的我考上南京的学校,终于有机会一睹南京长江大桥的雄姿,长江大桥只能在生产队长家墙上贴的年画上看看长江大桥的模样。后来从建造大桥的纪录片知道了大桥的建造过程,记忆较深的是大桥桥墩有篮球场那么高,潜水员身穿潜水服潜入江底勘察的情形也是历历在目。在宁学习生涯快结束时,到单位实习,有幸第一次乘车经过长江大桥,那时候觉得是多么的幸福啊!

年岁渐长,已走上工作岗位的我,为工作而奔波,走南闯北,经过了不知多少风烟迥异的桥梁。也见证了沪上、长江、东海等地多座跨江跨海大桥的建设过程,目睹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。但最能吸引我的还是曾经工作之地金坛的几座古桥,即建于宋代的本善桥、庄城桥和观渎桥,还有就是自己所住地对面公园从古运河移建来的广济桥和彩虹桥,这些古桥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霜雨雪,依然静卧于江南的河道。十多年前,同事要回省城工作,与其相约,他端坐于本善桥头,我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他在此地工作的岁月留影。

回到常州工作以后,时常会去古运河边的东坡公园漫步。有天早上,走上广济桥头,看到两个晨练的老者在相互打招呼,其中一位老者叮嘱另一位说:现在生活真的好啊,要好好地活着。我也在边上默默地想着,人们之间的沟通,实际上也是心中架设的桥梁,这桥梁是理解、是温情,更是包容。

阳光依然温暖,天空依然晴朗。让友善的人们共同搭建一座理解的桥吧,让我们的生活处处充满阳光。